

革命的女兒

新譯文叢刊

著 德 李·翰 約

譯 合 著 建 程 源 瑞 莊



平明出版社

著者小傳

約翰·李德 John Reed 是一位年青的美國天才詩人，戲劇作者，小說作家，也是一位戰地新聞通訊者。一九一七年十月蘇聯大革命時代，他正在蘇聯。他在一本名為震撼世界的十日記中記載着蘇聯的革命經過。一九一八年被控違反間諜法案 (Espionage Act)，回到美國出庭受審。他在美國共產黨的創立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一九一九年他再到蘇聯，被選為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二〇年他以斑疹傷寒病死在蘇聯，年三十三歲。他的遺體葬在克里姆林宮的紅牆之下。

原序

約翰·李德 (John Reed) 的一生是短促而具有戲劇性的。他生在奧勒岡州的波特蘭 (Portland of Oregon) 城的一個富裕的小資產家庭環境裏，照他的才能同他的抱負看來他是可以成爲世界上著名的詩人同小說家的。他生就了堅強、勇敢和流浪人的性情，所以他要到外面去直接經歷人生。一九一〇年在哈佛大學畢業後，他到紐約市，住在格林惠契村，過着放浪的生活，後來被延聘到一家很成功的資產階級雜誌的編輯部去做工作。但是到了一九一三年，他開始反對那種資產階級的成功的標準，就參加了當時正在創辦羣衆 (The Masses) 的一些社會主義的藝術家同作家的組織。就在那一年發生了紐澤西州的柏特遜紡織工人的大罷工。他就同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的組織

人海伍特·特里斯加·依利沙白·柯爾勒·弗林 (Haywood, Treca, Elizabeth Curley Flynn) 等人一起工作，因而被捕關在監牢裏，這結果激起了在紐約的麥迪生廣場公園裏舉行的那場偉大的「柏特遜罷工的大遊行」。那年下半年他以戰地通訊記者的身份到墨西哥去，在革命首領維拉 (Villa) 的軍隊裏過了四個月，在他的一本名叫起義的墨西哥 (一九一四年) 集子裏，他收集了他的許多同情墨西哥革命鬥爭的篇什。

●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被派到歐洲去，訪問所有前線。他又同藝術家包德曼·羅賓生 (Boardman Robinson) 結伴經由巴爾幹各國轉到俄羅斯去，寫了一本名叫東歐的戰爭 (一九一六年) 的書，由羅賓生作插圖。他回到美國以後就同露易斯·布蘭特女士 (Louise Bryant) 結婚，她跟他一道去俄國。他沒有親眼看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朝廷的崩潰，但當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什維克 (共產黨) 革命時，他却在俄國。這時

● 敘事詩 *England* 以及 *The Day in Bohemia* 在一九一二年出版；*Tamburlaine and Other Verses* 在一九一七年出版——譯註。

候，他同羣衆其他的編輯一起被控違反間諜法案（Espionage Act）在一九一八年秋季他回到美國出席第二次審訊，這一次審訊和同年春季他缺席的初審一樣，因陪審員們意見不同而得不出結果。他著了震撼世界的十日記（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是一部記載布爾什維克革命史實的書。他在美國共產黨的創立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他又回到蘇聯去，擔任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第二年，就是一九二〇年的十月十七日，他因斑疹傷寒死在莫斯科。

紐約的朋友們得到他逝世的消息，爲他舉行了一個追悼會，在追悼會上，他的朋友和羣衆的同事編輯馬克斯·易斯特曼說：「使得約翰·李德的性格在我們這時代顯得那麼不平常的就是他雖然生來就有用感情來渲染理想，憑想像把理想描畫得有聲有色的能力，（因爲他是一位詩人，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然而在理想面對着事實轉變爲行動的時候，他却從沒被理想的感情渲染所眩惑，而忽視理想的真正意義。他了解一個科學家說事物「存在」時候的冷靜聲調。他懂得一個工業家說事情如何才能夠

成功時候的堅硬心腸。他是一位能夠了解科學的詩人。他是一位能夠面對事實的理想主義者。

『諸位都知道當約翰·李德剛從哈佛大學畢業出來的時候，大家都稱他是個青年奇才……但是就我所知，他對於他在那大學裏所接受那種看來莊嚴，而內容却無意義的空論，卻從來不提一個字……李德從那時起就已開始了出色的新聞記者的事業了，我恰好有機會看見他的生活的推動力同時向兩個絕對相反的方向發展，在緊要關頭逼得他非在這兩個方向中選擇一個不成。當時因為他的筆下產量富豐，又因為大家都喜歡他那種青年人愛好新奇冒險事情的精神，所以全國報紙同流行雜誌都開着大門歡迎他。他們爭取他的名字，爭取他的小說，爭取他的冒險故事……於是無論在稿費收入方面或是榮譽方面，約翰·李德當時在美國的新聞界都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了。歐洲大戰爆發時候，他被公認為美國最偉大的戰地新聞記者。諸位想像得出來，這種情形給他多麼優越的機會……在當時，可以說無論是文學界中的讚譽，無論是利益，無論

是任何大小的成功，約翰·李德都有權想望，而且可以隨手獲得。

「但是就在這些年月裏，在他內心中對於現代社會的反抗情緒，對於剝削制度的反抗情緒不斷地在生長着。我們的新聞事業，和我們所謂的文藝正是從這剝削制度中產生，而且還爲它辯護，替它鋪上一層浮表而虛偽的美麗的外衣。他慢慢感覺到他的爲美國要求偉大的詩與文學的鬥爭，跟工人階級爲着控制美國使它自由而合乎人性的鬥爭是一致的……

「不久……美國參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積極鬥爭在俄羅斯開始了，於是，像每個有自由的深刻的思想的人所碰到的一樣，約翰·李德必須在兩條路裏面抉擇一下，一條路是資本主義報章雜誌裏面的受人歡迎而且有利可圖的偽善，另一條路是革命報紙裏面的孤單冷落，名聲又不好的真理。他選擇了真理的道路……那些後來同他在一起奮鬥的朋友們已經說了許多讚美他的話，要是我還有什麼特別的讚美的話，那就是我要證明他所犧牲的是一種充滿了榮華、享樂、財富、輝煌的生活。他拋棄了現代社會用

來引誘天才青年的種種東西，而去接受一個革命戰士的苦薪水。」

在他參加革命運動之前，他在新聞界短短的幾年活動中，已經顯出小說家的天才。這集子裏的小說，除了已經註明的幾篇以外，都是他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寫的。早期的幾篇都是寫的紐約生活，顯露了對於紐約下層社會的、自然的、年青人的關切；但是寫得爐火純青，沒有年青的火爆的氣息，就它們的率直的同情、憐憫、和親切來說，或者不論那方面來說，它們都是成熟的，祇除了一點，那就是它們對於它們這麼懇切地讚美的人性缺少充分的瞭解。有幾篇是他個人的經驗再加上想像的解釋的作品，各篇都算得是實實在在的寫實。後來寫的幾篇是他在墨西哥、歐洲、美國採訪新聞的當兒所見所聞的事情的富於詩意的速寫。它們從流浪漢的反抗精神描寫到革命的熱情，這本集子採用做書名的那篇小說表現的也就是那種熱情；雖然作者的才情祇在少數幾篇裏面獲得極充份極自由的發揮，可是全部作品都充滿了憐愛、真理、同生活的聲與色。

小說之後附錄了……革命小品，那是他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前夕到里加

(Ries)前線參觀中所寫的生動速寫，又摘錄了一九一八年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審訊報導的一段，都是從羣衆上選刊的。這些作品，所以要收在這個集子裏，是爲要盡可能的表現他最後的活動和所關切的事情，這一切是只有在革命的通訊報導中和他那本革命歷史的書中纔找得到的。

應該附帶說明的是革命性質的出版物買不起好紙，（指當時美國的羣衆——譯者）當時的革命刊物都已經在化作紙灰了，所以趕緊把這幾篇收集付印，留給後代的革命史家，免得損失。

最後，應該說明的是本集裏的作品並不完全限於以革命爲題目的。這個集子是用藝術的文字記錄下來的一個革命作家的成長過程，表明從二十世紀初年的流浪漢的反抗精神漸漸發展到革命的熱情的各個階段。

謝謝露易斯·布蘭特夫人慷慨允許收集並出版這個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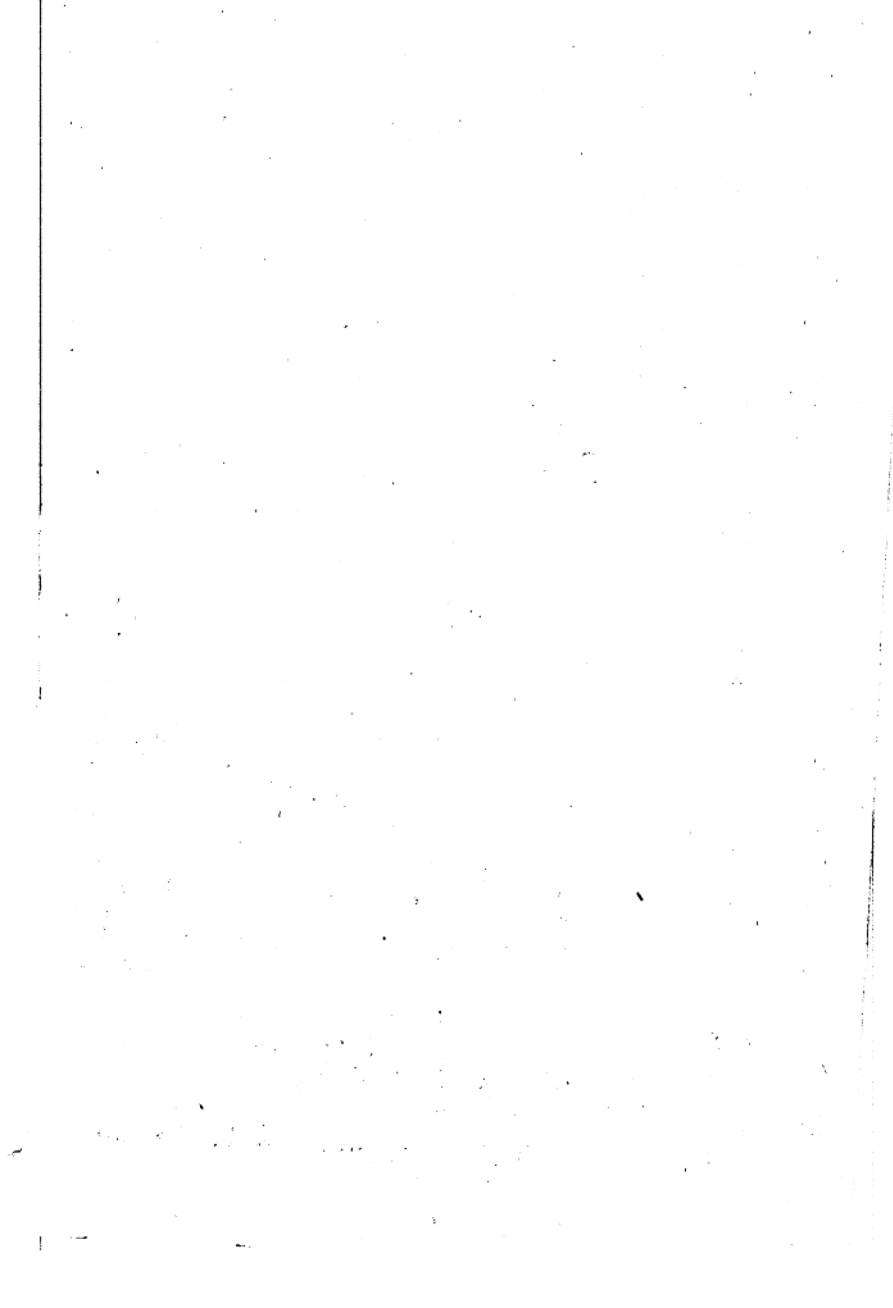
弗洛特·戴爾 (Floyd Dell)

目次

著者小傳	一
序	三
革命的女兒	三
完全失去的世界	三一
百老匯之夜	四一
資本家	五五
試法	六九

百聞不如一見·····	七七
忘恩負義·····	九九
革命小品·····	一〇五
前夜（俄羅斯素描）·····	一〇五
芝加哥的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審判·····	一一六
譯後記·····	一二一

革命的女兒



革命的女兒

那夜，巴黎又下着不像平常會打濕人的那種雨。我們，弗烈特，瑪塞爾和我，坐在羅蘭咖啡館的露台上，圍着角落裏的一張桌子，雖在十一月天，那却是一個溫暖的夜晚。我們喝着紅酒，因為戰爭的關係，咖啡館一到八點就打烩，我們每個晚上經常逗留到那時候才走。

我們旁邊坐着一個年輕的法國軍官，他的頭上包紮着繃帶，他的胳膊愜意地搭在珍妮那披着綠色坎肩的肩膀上。佩耶特利斯和愛麗絲坐得遠遠一點，在閃耀的燈光底下。我們可以從背後，隔着窗帘上的一條長縫，窺見裏面那充滿着煙霧的房間，一羣喧鬧的男人混雜在一些女人裏面，正在敲着桌子，唱着歌；兩個法國老頭子在悠然地下着他

們的棋；一個聚精會神的大學生在寫着家信，他的女朋友的頭擱在他的肩膀上；五個我們全不認識的人和侍者屏息地傾聽着一個從火線上歸來的、滿腿爛泥的兵在講故事。黃澄澄的燈光籠罩着我們，並且在黑亮的鋪道上洒下金色的光輝；人們帶着雨傘，形成一條固定不變的流水，在流過去；一個衣服破爛的老傢伙偷偷摸摸地在我們腳底下找香煙屁股；在外面路上，雜亂的行軍腳步聲落在我們聽習慣了的耳朵上，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那些傾斜的濕淋淋的刺刀從蒙派那斯大街那邊，橫射一線閃光過來。

今年（一九一四年）——譯者——羅同咖啡館的侍女們都作同樣的裝束。她們戴着小小的圓帽子，頭髮修得短短的，穿着淺領口的背心以及拖到腳上的長坎肩，長坎肩的底擺仿照西班牙的樣式搭在她們的肩上。瑪塞爾也裝扮得跟其他女人們一樣。此外，她的嘴唇塗成猩紅色，她的雙頰死白，在她不莊重的時候，她說些猥褻的話，而在她莊重的時候，她就說些傷感的話了。她已經把她那一套非常富有，十分體面的家系和她被一個公爵悲劇式地誘姦的經過情形以及她的天生來的美德講給我們聽——她又得意地

說自己不是一個普通的街頭神女……

這當兒，她正在對於她眼前所發生的種種事情，用一種粗嘎的、暗啞聲調發表滔滔不絕的有聲有色的評論，時不時的夾雜一些向我們要錢的話，因而我即自以爲我們已經徹底瞭解瑪塞爾了。她對事對人的批評是尖刻的，活潑的，又有獨到之處，可是過一會兒也就無味了。她那種對於人生的放浪不羈和大膽的熱愛的態度，也只能維持人們一點時候的趣味。瑪塞爾因爲給玩弄得太多，已經是玷污的了……

我們聽見一陣激烈的爭執，於是後一個穿着鮮妍黃橙色絨線短衫的長身材的女子從裏邊走出來，後面跟着一個侍者，一邊指手畫腳，一邊叫喊：

『但是你叫過的那八客大茴香酒呢，看在老天面上呀！』

『我已經對你說我會付錢的，』她回過頭來尖聲地叫。『我此刻到杜蒙咖啡館拿錢去，』說着，她便跑過光亮的甬那邊去了。那侍者站住，眼望着她，垂頭喪氣，手在他的口袋裏弄着零錢發出響聲。

「不用等啦，」瑪塞爾大聲叫着。「杜蒙咖啡館有另外一道門通到特南白路的。」可是那個侍者並沒有注意她的話；他已經在櫃台上賠了酒錢。事實上，那個女人沒有再回來。

「這是一套老把戲，」瑪塞爾對我們說。「你沒有錢的時候也不難從茶房身上弄到酒喝，因為在你沒有喝完以前他們不敢問你要錢。目前，在戰爭時期，男人是那麼少，又那麼窮的時候這倒是一個應當知道的好辦法。」……

「但是茶房哩！弗烈特反對了。『他得要生活下去啊！』」

瑪塞爾聳着肩。「我們也要生活呢，」她說。

「從前，在這一地帶有個漂亮貨，」一分鐘後她接下去說，「她自稱為瑪麗。她長了一頭漂亮的頭髮——好看極了——她又喜歡旅行……有一次她乘着一條開往埃及的地中海上的船，身上連一個銅子都沒有——除開她穿的衣服以外什麼都沒有。她靠着欄杆的時候，一個紳士走過，對她說，『您有怪好看的頭髮，小姐。』」